

迟到的忏悔

上海市监狱内外纪实



迟到的忏悔

——监狱内外纪实

陆萍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版)

(上海古北路650号 邮政编码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7-5015-5458-7/C·3

定价:2.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有上下两编组成。作家以记者的身份，深入监所内服刑罪犯中以及罪犯家属、管教人员之间，用现场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

上编“自酿的苦酒”，真实地记录了一对青年情侣、青年工人及一些沪剧、越剧、歌坛、杂技等新秀甚至大学生、研究生、教授堕落犯罪的脉迹心态，读来发人深省；下编“情爱的呼唤”，写了生活中那些不幸而痛苦的层面——罪犯的妻子儿女们对罪犯的情爱的呼唤，阅后感人至深。

全书文笔细腻、风格独到、寓意深刻，流畅、感人，所到之处大都鲜为人知。

目 录

上编 自酿的苦酒

悲剧从蜜月开始.....	(3)
终身恨.....	(34)
深重的罪孽.....	(67)
服刑中的张行.....	(77)
痛定思痛.....	(86)
不堪回首.....	(92)
她不该失手.....	(99)
淫火焚身.....	(106)
债台高筑的贪污犯.....	(112)
一个不认母亲的越剧新秀.....	(115)
命运逗弄了他.....	(119)
美的回归.....	(123)
根烂叶枯的小草.....	(126)
在那探监的一天.....	(137)

下编 情爱的呼唤

名存实亡的妻子.....	(149)
她忧心忡忡地盘算着明天.....	(157)
等他回来.....	(164)

在等待中盼望.....	(168)
在半个破碎的家庭里.....	(170)
这些孩子的呼唤.....	(178)
落叶的奋飞.....	(184)
从囚徒到警官.....	(191)
“黑匣子”正被打开.....	(199)
特殊职业——管教.....	(217)
在生活的裂缝里.....	(224)

上 编

自 酿 的 苦 酒

强化了的爱和恨
在大墙上定型
是一个悲剧的结尾
铁青而冰冷
是一个悬崖下的深渊
可怕而阴森
是生活的一个裂口
痛苦而悔恨
是强化了文明
多情而公正

但愿悲剧深渊和裂口
在生活中淡化
多一座美丽的学校
少一扇严峻的铁门

悲剧从蜜月开始

六年前一个阴风凄凄的春日。上海西北部一幢新村的住房内，正发生着骇人的一幕：一条粗壮的汉子这一刻正伏倒在床上，一名女青年挥着剪刀在他颈背上乱戳，另有两名男青年也拿着擀面杖与小铁棒一阵乱击。不一刻顿见血水横溅，汉子没唤几声便一命呜呼了。

3人见汉子没了气息，如释重负地呼了口长气，但瞬息又意识到了什么，女青年奔到门口，突然大呼救命；另一男青年经这一喊，随手从桌边拿了本厚厚的书插在后裤袋里，好象发生了刚才一幕之后，便意识到将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供他读小说消遣似的。

一切在瞬间发生，一切又在瞬间平静了。

异常的响动与呼喊，惊动了四邻。这意外的情景，有人吓得掉头跑去，有人奔走呼救，更有人在公共电话亭间，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

警笛呼啸，车轮飞滚，不出几分钟，3副铮亮的金属手铐，逮走了沾着人血的这3个人。

整个上海惊动了。

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刑侦人员之手，一份份“现场侦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检验报告”、“手印鉴定书”等，火速飞到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案桌上。那女青年名张连

娜，时年30岁，系上海某纺织厂工人；其中一名男青年董明刚，是张连娜新婚第9天的丈夫，美术装潢公司工人，时年29岁；另一男青年张连阳系张连娜弟弟，20岁，某厂工人，业余大学学生。被害人金洪福，系安徽省某乡农民，30岁。

1983年6月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本院确认：被告人张连娜、张连阳、董明刚残酷杀害金洪福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之规定，犯有故意杀人罪。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生命不受侵犯，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判处。”

上海著名律师——李国良出庭，为第一被告张连娜进行了辩护。

拥有1200万人口的上海，注视着这一凶杀大案的审理。

1983年8月12日。法庭里国徽高悬，庄严肃穆。刑庭审判长用威严的声音宣判：

“……本庭确认，被告人张连娜主谋杀人，并亲自用剪刀连连猛刺被害人头部，系杀害金洪福的主犯；被告人张连阳在张连娜的授意下，首先动手行凶，并用榔头对被害人的要害部位猛击，系杀害金洪福的积极参与者；被告人董明刚在张连娜的煽动下，参与杀害金的犯罪活动。张连娜等3名被告人残酷杀害金洪福罪行严重，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为维护社会秩序……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连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张连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三、被告人董明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

自案发日至这天判决,已有半年之久了。这3名罪犯,是坠入罪恶之渊后的第一次见面。铁铐。被告席。法官的目光。一切已经清醒,金洪福死了,死在他们3人的手下。后悔药世间没有。他们在回答法庭审问时,间或抬头互相看见各自的侧影,或听见亲人的声音,陌生又熟悉,亲近又遥远,万千感慨涌动在心头,竟化为一片空白,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如有的话,也许只有四个字——认罪服法。是的,10天之中,他们没有上诉。姐姐没有,丈夫没有,弟弟也没有。尽管这10天之内他们在各自的铁窗下,无法沟通。

判决产生了法律效力。张连娜解到上海市监狱服刑,张连阳解到青海劳改农场,董明刚则到了白茅岭劳改农场。不少报端披露了这一消息。人们在一度街谈巷议,感慨惋惜之后,渐渐平静下来了。

不料一年之后,上海有5位律师,为张连娜故意杀人一案,联名提出申诉。他们本着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向司法机关坦荡其怀,直言申诉原审适用法律不当,要求对张连娜杀人案改判。

上海司法界对此十分重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本着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精神,对这一案件重新进行了审查,最后作出了“维持原判,驳回申诉”的结论。由于新闻媒介又一次对此事件的全透明的报道,张连娜一案再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

而今5年又过去了。几度风雨之后,这一对在蜜月就涂上悲剧色彩的新娘、新郎,以及那名中断学业的张连阳,而今又怎样了呢?当年又为何杀害金洪福?埋在这一起凶杀大案之

前的岁月里，又是一些什么隐情？他们各自的父母以及五六年来的铁窗生活、社会反映，想必是读者关心的问题，为此，记者作了一系列采访记实。

一、案情回忆

还是在那“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动荡不安的岁月里，20出头的张连娜，背着被头铺盖孑然一身来到安徽某县的土堆公社插队落户了。不断的“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闹革命”，使这山区公社更加贫困艰难，生产队长只能将她安排在一间破旧的柴房里栖身。

出工种田、劈柴做饭、担水烧茶，沉重的生活担子，使这在城市里长大的纤弱姑娘，不胜重荷。常常是一身泥水回到“房间”，又累又渴地倒在竹床上不想动弹。水瓶是空的，锅灶是凉的，小小的水缸里只有浑浊的水脚。不知睡了多少时候，月光已从窗外竹篱上移去，她才慢慢出来，提一只木桶去汲水。提不动，又不时地倒去一点水继续提回家，想起姐弟父母，给她的来信，眼泪濡湿了眼眶……突然，她感到手上一轻，一只强有力的手臂，不知从何处伸来，一声不吭地接去她手中的水桶，已“噔噔噔”远去。蒙蒙月色下，她辨出是住在河边的金洪福。她心头一阵感激，不由加快脚步朝家走去。只见家门口放着一捆劈好的柴，料定又是金洪福所为，因前二天她正在灶前被湿柴烟呛得睁不开眼睛时，他当晚给自己送来过干柴。

在灶边明明灭灭的火光里，她和他交谈起来，得知他早年随父母，也是从上海来此落户长居，而今，父母都相继去世，小小的破屋里，就剩他一人。频频的政治运动和根深蒂固的“吃大锅饭”思想，加之他的好吃懒做，使他这条精壮汉子，至今仍

一贫如洗，除了二条长凳架一块板作床之外，便只有泥地上的几只破碗。

现在，在这位城市姑娘面前，金洪福突然变得勤快起来。张连娜收工回来，总发现水缸里的水又清又满，干柴垛堆得老高。再后来，张连娜名下的那份田头重活，亦是他悄悄帮干了一大半。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性上不少相似之处，使她和他接近起来。是的，身在异乡的她，对他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村里人不知何天有了些微议论。姑娘的敏感，使她害怕不已，自己怎么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永久呆下去呢？她接受他的，只是他体力上的帮助；而她回报他的，也只是贮满她心头的感激，纵然她对他的热情相助不乏好感，但那全是由感激派生。

破旧的柴屋冬冷夏暖，那扇吱吱呀呀作响的木门，在变了形的门框里，也早已不能恪守“职责”，张连娜轻轻将它掩上，便拖着疲惫的身子倒头睡去。

一股急促的呼吸，不知何时在她的睡梦里响起，接着异样的触摸，使她猛地惊醒了。

“谁？”她惶恐地睁开了眼睛……黑暗中，看见金洪福的眼睛闪着幽光。这……她使劲地推着他，蜷缩在床角。吱吱作响的床板在深夜里格外清晰，她不敢动弹，不敢作声，怕一墙之隔的村邻听到。她还要争取上调，争取进工矿哪，这……这事万一声张出去不就完了？她……

欲火燃烧着他。他没有声息，只有充满力的动作。她敌不过他。羞辱、惊恐、害怕……她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对自己心怀歹念且付诸暴力……

他悄悄地走了。她坐着，一直哭到天亮。

她曾经想到过死。河水。农药。绳索。可一想到为自己插

队落户操碎过心的老父亲、老母亲，她实在没有勇气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尸体……

远处响起鸡鸣，天还是亮了。太阳光象往日一样，照亮了东面的谷场。

她在田头，看到金洪福在田埂上走过，还朝自己看看，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忍辱含泪，收工路上，悄悄向队长的妻子哭诉了昨夜的一切……并再三哀求，这事……万不能声张。队长的妻子找到金洪福，狠狠地训斥了他。岂料金洪福第4天又“故伎重演”，抓住她羞于声张、忍辱偷生的弱点，每每欲火难禁时，便摸夜而去……并在日常为她担柴抬水间多次表示欲娶张连娜为妻，但遭到当面回绝。金洪福心中也明白，自己和她在这方面都相差甚远，娶她为妻并不现实。于是，又恬不知耻地对她说：“到你上调离开这里时，我就不再来找你了。”

而现在呢？现在，张连娜十分明白，她必须满足他，要不，他会使劲“弄”门进来，弄出很大的声响来，甚至扬言把这件事讲出去，让村邻对自己“疑神疑鬼”或者另眼相看，这会影影响“接受再教育”的声誉而不能上调。软弱的张连娜错误地认为，越想离开这里，离开这男人，就必先含泪就范，以“维护”自己的声誉。待有朝一日能上调进工矿，便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了。殊不知祸根就此埋下，并抽枝发芽！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张连娜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这一天有多高兴？只有张连娜自己心中明白。她微笑着，告别着众乡邻，也向人群中的他，挥着手。告别中的这块浸有她血泪的土地，她不想再来；告别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她想她从此可以摆脱了！天哪！上帝！她流着泪，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很快被安排进厂当了工人。

一天她下班回到家门时，突然吓了一跳！金洪福竟笑嘻嘻地候着她！一瞬间，所有苦涩的往事全倒翻在她的心里……

在农村时，金洪福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连乡邻们都不正眼瞧他的。现在他又毁了当初的诺言，以张扬两人的阴私生活相要挟，逼张连娜服从其意。张连娜为维护一个姑娘的脸面，只得忍辱满足了他。他答应达到目的，第二天就回安徽，可事实上，一连数日或十几日就是幽灵般地在她四周游荡。有时，张连娜有意躲避，曲曲折折，改变了回家的时间与路线，可及至深夜，金洪福就拾碎石块投击张连娜睡觉的房间小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连娜怕惊动四邻，被父母察觉，只好违心地开门让他进来发泄兽欲。就这样长达数载的折磨，张连娜感到人不人，鬼不鬼，痛苦不堪，有时她心中暗忖：也许我命该如此，就答应做他的老婆吧！一次，张连娜的父母进屋撞见金洪福，心中不悦。张连娜晚上隐隐向父母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两老矢口反对，认为他在上海一无工作，二无户口，万万行不通的，告诉女儿，小伙子追姑娘是常有的事，只要自己拒绝便是。这两位老实安份的父母压根儿就不知道女儿心中的隐痛。

“等你有了男朋友后，我会走的”，他的眼睛闪着幽光，以此作为向张连娜“索取”的遁词。

事情已经这样，只要有“朋友”，看来解脱还是有日期的，她含着眼泪想。

她开始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没想到第一次赴约，就一见钟情！她的心在颤，那谈吐举止，那气质风度。心中早先的那朦朦胧胧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形象，就这么在这一天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白马王子，走在她身边。她真想伏在他宽阔的肩头一

泻心中的苦痛，痛痛快快哭上一场。但是，张连娜只能是张连娜，她没有那份勇气与浪漫，她一方面向他畅开了爱的海湾，一方面又把“她有愧于他”的那个角落，严严包裹起来。是的，她想等爱情的大厦夯实基础时再说，何必要说穿呢，一点不错，她紧封“那个角落”，是怕自己失去他呀！

他，董明刚，老实憨厚，热情善良，在爱的大河里，和她摇动了双桨。

张连娜和董明刚，双双在热闹的南京路上倘佯。突然有人在张连娜的肩后拍了一下，张连娜回头一看，差点灵魂出窍！又是他——金洪福，阴着脸，小而发亮的眼睛里露着光。他何时来上海？何处跟踪她？她不知道。她神不守舍，心慌意乱。她无法估摸“后面这人”会对自己怎么样？对自己心中的他——又会怎么样？幸好，金洪福没有惊动他。正沉浸在爱河中的董明刚，为张连娜挑选着可口的点心和漂亮的衣衫，压根儿没发现爱侣的失态。

以后的次数不很少的约会，张连娜心中明白，不是她和董明刚两人，而是3人——尾随他们暗处的金洪福，常常会在张连娜与董明刚忘情时，以“扯扯她衣角，擦碰她一下手指”暗示金的存在。那时董明刚并不认识金洪福，只是偶然从女友不安的眉眼间觉察到，插队时，有一人还在追求着张连娜。这很正常，宽宏大度的董明刚从不细究。在农村的青年可以有追求，追求是一个人的自由无法剥夺，正如自己心爱的姑娘，可以有权利拒绝他一样，他深深地爱着张连娜。

越是被自己的“白马王子”所钟爱，张连娜心中越是不安、烦恼痛苦。

漆黑漆黑的夜，风摇曳着窗外的枝叶。张连娜愁苦的眼

睛里，满是怨恨。她在心里呼天抢地、蹬足捶胸，她自感不能再对不起董明刚了，但……他又幽灵般地出现在眼前了。

“等你结婚以后，我就不来了……”金洪福尽可能压抑着粗喘，走近他梦寐以求的她。

隔壁房里正睡着张连娜的父母。这么多年，父母为自己的生计前途出路，操了多少心？熬白了多少头发？张连娜心中知道。眼下已回到上海，但回到上海后……还有这事……她无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但现实这时已经残酷地占有了她……她不能呼唤，她不敢叫出声来，她知道他达不到目的就会把“丑事”张扬开去，她……她只能声音哀哀地对他说：“这是最后一次，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

他应着，用力地点着头。和每次许诺一样。也许他的每次许诺，都真诚地发自内心。知道她已回城，知道她已有一个俊美的男友，知道她和她的情投意合。知道了就好了，该分手了，他的理智告诉他；但他的感情呢？很是陌生，它每次在与她分手后，就渴望着与她再相逢，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感情（尽管是单向型的），更谈不上驾驭感情，操纵感情。说实话，他一想“张连娜要结婚”这6个字，就焦躁、烦恼，心会为之发颤。

这是一间爱的小屋，绝对地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在装潢公司工作的董明刚，颇有艺术才华，新房里装修得富丽堂皇，几个恰到好处的富有创造力的点缀，使人的心情倍感温暖。董明刚和张连娜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

这一天，新婚喜宴过后，闹新房的人，也陆续散去，新娘和新郎温情地依偎着，心里流着蜜。不一会，张连娜慢慢站起，想拉上那粉红色的百褶窗帘时，蓦地张连娜愣住了——窗外那墙角的灯光下，金洪福正站在那里！

她速速拉上窗帘，脸色苍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丈夫发现她神色不对连忙扶着她询问缘由……

他信任妻子，同情妻子。得悉“那人”至今仍缠着她不放，且又追至新房窗下，心中愤愤；但愤愤中又带着宽慰，妻子可谓百里挑一，温柔多情体贴。找到这样的“白雪公主”，自己这辈子可真有福了。

刚熄灯，玻璃窗上就响起碎石的投击声，一声二声，断断续续不息。新娘新郎索性打开灯，坐到天亮。董明刚一点儿不恨他，只觉得这人有点古怪，怎么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竟会做如此恶作剧，他董明刚却只有原谅他的份了。

第二天一早，张连娜与董明刚便按原计划住到煤卫齐全而暂时无入住的岳父母的老工房家中。新房没有设备，还是老工房里方便。

那料新婚第3天深夜，窗玻璃上的碎石投击声又响了，且不是一声声而是一阵阵了……

人生中最欢乐的时刻，渗入这些恼人的声响，这对新人心中真不知该是何滋味耶？

房内以沉默抗衡。

良辰美宵在战战兢兢之中挨着。突然有人来敲房门了——“笃笃笃，笃笃笃”，节奏并不粗暴，但却十分固执。谁？这夜半来客又会是谁？

新郎终于劝说了新娘，双双穿戴整齐，出去开了门。如新娘所料，又是他！疯狂的嫉火，使他从黑暗里走到灯光下，从人后走到人前来。宽厚的董明刚让座递烟，以男主人的身份，热情地接待着——夜访的客人。寒暄，对话，但这位客人在男主人取烟返身的一瞬间，示意张连娜让男主人出去？出去干什么？